

君不见，清华的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，几十年乃至上百年间，走出了多少文理兼通的精英！

五年多学生京剧队的生活，使我受益一生。毕业五十年来，无时不念清华，深深感恩清华！“无体育，不清华”——如

今，每一个清华人都在“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”而奋力锻炼，在庆祝清华大学学生文工团成立六十周年之际，能不能也提出“无人文，不清华”呢？愿清华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征途中，薪火相传，人文日新！
2019年1月9日

我的上海同学

○ 邵洪义（1975级机械）



邵洪义学长在清华东校门留影

群里发了一条短信，是马周成班长关于同学聚会的想法，这才意识到毕业已经快40年了。

40年前，我们一群来自天南地北四面八方的年轻人，满怀憧憬，意气风发地聚集在北京的清华园，带着多少青春梦想来圆一个大学梦，更何况是在国家心脏、毛主席居住的地方。那份得意和兴奋充满全身，洋溢在每一个人的心头。39名同学的样子想起来还历历在目。倏忽间岁月沧桑，有如白驹过隙，我们已经白头皓首、子孙绕膝，退出了社会工作的轨迹，进入到晚年生活。唉，时间就是如此的无情。

毕业40年要如何聚会，我倒不是很在意。有那么多有能力的同学组织，积淀了40年的工作智慧，组织一个同学聚会自然不会很难，难得的是马班长挺身而出，第一次主动从召集人的角度走到了我们面前，这让我感慨良多，又觉得是情理之中。

我和马班长、许定宝、张连玉、徐元树、刘树祥刚入校在一个宿舍，一个屋里生活了一年多。他是班长，我是团支部书记。马班长虽然是上海人，但来自无锡钢铁厂，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，而且还当过海军。每当他拿出那件海军呢大衣穿在身上时，都让我羡慕不已。毕业的时候，我央求他借给我，特意跑到主楼前照了一张相，才算了却了一桩小小的心愿。马班长让我感怀的不仅仅是那件海军大衣，而是他的修养和品质。这位来自江南的上海人个子虽不高，又有着一张看起来比较严肃的脸，但身体看起来很强健。我总觉得当过工人，在炼钢炉前挥汗如雨，体魄就会强健。更有海军中水手的经历，当然在大风大浪里闯荡过，再加上平时不苟言笑，正儿八经般的神态，让我这个来自关外小

地方、仅仅是一个大集体所有制的汽车修理工，自然在心里默默地认为他是兄长般的存在，有了一股对正能量的敬仰。

实际上生活和学习中，马班长也没有辜负我对他那份尊重。他严格要求自己，正派、耿直、大气，处处率先垂范。有过工伤，但还是带头领着我们几个团员和张凤芝、李宝明去献血，好让我感动。都说上海人有着天然的优越感，可几年的学习生活中，你难道看到过马班长有歧视过我们这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同学吗？

从学校毕业后，我见到的第一位外省的同学就是马班长。大约是80年代初，我出差到无锡，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季节，江南连绵的细雨淅淅沥沥地在空气中飘浮，我鬼使神差般地摸到了马班长的无锡钢铁厂，通过传达室把我找他见面的意思传递了进去。中午时分，我们俩在无锡的小街道边走边聊地去了他的家里——一个典型的工人家庭。居室简洁干净，有着江南人家湿润的气息。我见到了他的爱人，那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女子，瘦瘦的，显得比马班长高，透着南方女人的灵秀，不爱讲话，静静的。她为我们准备了几样小菜。我想不起来和马班长交流过什么了。就那样过了一个中午我们就分手了，再见面已经是十几年、二十几年以后了。现在回想我40年前为什么绕道去无锡看望了马班长，而不是别人呢？细细想起来只能有一个理由：分配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，新的环境和陌生的人使我有强烈的不安全感，如果身边没有了原来环境里那种你认可的精神依靠，你会彷徨，感到无助，冥冥之中推动着你在现实中去寻找你精神上的支撑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慢慢成熟了，

学会了思考，对精神偶像的依赖感渐渐地减少了，不经意间自己慢慢有了一些小小的业绩。踉踉跄跄地走到了今天，回头看一看，周围也有了一些在精神层面依赖我们的人，不自觉地想起了自己在成长道路上影响过我的那些人。

上海的同学中要数许定保同学活跃。这些年也没有断了联系。这个小个子上海男人有着比较典型的海派特征，学习上聪明，生意上精明，为人热心，处处都在又处处不在。如果你看过余秋雨大师的作品里对上海人的分析，你会找到生活中的样本。上海人比较务实，严谨、精细，对生活细节很在意，这是南方人的生存本领。我和定保在学校是上下铺，曾经为“上海工人阶级优秀还是长春工人阶级优秀”这个伪命题争论了很长时间。这个论题透露出很多信息，某种意义上是大地方和小地方装进另一个概念里的辩论。许多年后我不得不承认大地方的优势，这是不可辩驳的事实。

我和定保在他的上海小工厂里打过乒乓球，这个当年校队的成员果然不是浪得虚名，几个回合过后我就知道了他的实力。定保和习主席都是校队里的骨干，一到训练时换上球鞋拿起球拍就走，就像一



邵洪义（右）和同窗好友许定保

个精灵一样神秘地从我们这些芸芸众生面前消失了。习主席在上海当书记时，他们上海的原校队成员计划过与习主席聚一下，也不知道他们的计划有没有成功。

定保是帮助过我事业发展的少数同学之一。90年代末，我正准备在长春建设生物药厂，苦于省内没有专门的医药设计单位，我到上海找定保帮忙指路。定保和定保太太非常热心，请他老岳母出面协调上海医药设计院，如期完成了设计，做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。因为是吉林省第一个达到国标的生物制药企业，自然在当地引起过不小的轰动。想起来都没有准备点礼物去感谢这对伉俪。而在他们需要援手之时，我也在爬坡阶段，没有做些什么，想起来心中就有许多的遗憾和歉意。

任志强同学，我们都叫他老任，老任的形象相当于现在流行的大叔控，温文尔雅，学识宽厚，自学能力极强。我到上海请他吃饭聚会，他将自己发明的治疗口吃电子仪器给我解读，希望我能参与一起推向市场。在校期间，我学习基础非常差，都归罪于那个时代，无学上，我又没能力无师自通，遇到难题只有四处求教，不管同学愿意不愿意也不看看眉眼高低，厚着脸皮求教。在我的求教过程中，次数最多就是老任和刘志勇了。刘志勇好歹也是个老乡，不帮也得帮。我还给他点粗粮窝头票，添麻烦也算有个借口。而老任就不同了，人家没有抽我一根烟，没有喝过我一口酒。40年过去了想起来心中就过意不去。对了，老任讲题一点也不口吃，非常流畅，娓娓道来，如数家珍，想想都陶醉。真有点亦师亦友的味道。

还有一位大叔级的人物就是老潘了，这位一脸络腮胡子的同学，毕业后像断了

线的风筝一样，成了同学们每一次聚会都需要简单议论的话题，神秘的消失背后是不是有许多故事在里面就不得而知了。中国人都有希望大团圆结局的愿望，求苍天保佑，40年毕业聚会上老潘能如期而至，即使不能参加只要报个平安就好。

许多同学在我的大学生活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迹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，如果有精力我都愿意去描述和回忆那段青涩的过去。梦回青春的岁月，也是我品味人生的一件快事。

遥想当年，又要回到当下，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40年的相聚呢？似乎马班长已经给了提示，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是古稀之年，乘公交车、逛公园免票，在物化的世界，什么名呀，什么利呀，已经渐渐地离我们远去，至少是越来越不重要了。物质的东西都在趋于无穷小，反而精神上的东西很可能在不断地放大，平静将是我们最后的归宿。生活教育了我们，如何善待他人能检验出你基本良知的多少。而尊重他人的程度决定了你精神境界的高低，善待他人的厚度，表达了你格局的大小。

毕业40年的相聚，既是我们这些人的一个生命节点，又好像是一个人生驿站。你来到人生驿站，如果没有人，你会好生寂寞和孤独，如果有人而没有人理你，你会好生无聊和尴尬。试问生命的节点你还能有几次呢？“生命仅仅是时间的过客”，且行且珍惜吧！人生的驿站里能有许多见证过我们生命存在的同学，你就很幸福了！

以此呼应马周成班长在“群”里的意见。

2018年9月16日夜于长春厚德园